

## 【all郊/发郊】祭高禡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0155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01556>.

|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Rating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Explicit</a>   |
| Archive Warning: | 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  |
| Category:        | <a href="#">M/M</a>  |
| Fandom:          | 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   |
| Relationship:    | <a href="#">all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all郊</a> , <a href="#">彪郊</a> , <a href="#">顺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焕郊</a> , <a href="#">启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殷启/殷郊</a> |
| Character:       |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</a> , 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, <a href="#">殷启</a>  |
| Additional Tags: | <a href="#">双性</a>   |
| Language:        | 中文-普通话 國語  |
| Stats:           | Published: 2023-09-24 Words: 28,148 Chapters: 1/1  |

## 【all郊/发郊】祭高禡

by [Shirley0421](#)

### Summary

3.2w字一发完，双性郊，R18，适合不需要任何预警的成年人阅读。

【2023.10.21更新:续篇《玄栖台》已发布至主页，详细说明见文章内部，也可搜索文名阅读。】

### Notes

“帝乙二十五年，太子启无嗣，王问筮。玄鸟至之日，以公子郊祀于高禡。”  
——《殷野纪·祭高禡》卷首

1.

龙德殿上，公卿肃然，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伏地长跪的令尹背上。

老迈的商王也隔着冕旒觑向自己的臣仆，嗓音暗哑，带着年长者无法掩饰的短促无力，但其中透出的威仪却依旧惶惶如惊雷：“卿何出此言？”

令尹再次伏低身体，强忍住心底的恐惧，佯装慷慨道：“太子启长而无嗣，有伤国祚，请大王尽早图之！”

帝乙在王座上微微动了动身，似乎端坐要花费的力气就已超出了这副老朽残躯能支持的极限，他轻笑了一声，貌似无意道：“依卿之见，予一人当另立太子？”不等令尹回答，他转而看向立于殿右下首的次子，追问：“你也有此意？”

殷寿立刻跪倒，揖道：“儿臣不敢！”

帝乙不语，只是又将目光移回令尹身上，仿佛没有看见次子的恳切，也没有提过方才那石破天惊的一问。

殷寿面色微沉，立刻改作惶恐状，向殿左上首的太子启拱手道：“父王康健，王兄贤德，臣

殷寿一介武夫，只知兵戈征伐，守土保疆，从无二心，请父王王兄明鉴！”

殷启宽和的笑着，只说：“王弟战功赫赫，启不能及也。”这便是没有要替殷寿开脱的意思了。

殿内陷入了肃杀的沉默，一副风雨欲来的态势。在此等威压之下，唯一有资格的破局者只有当世的君王。

帝乙看上去已经十分困乏，出口的诏谕却条理清明，令四座皆惊：“古来帝王求子，当祭祀高禘，如今启儿无嗣，便依祖宗之法，择一宗女，令四方伯侯遣子来祀，若有娠，此子乃承天下血脉，亦当王天下也。”

满朝公卿都听懂了帝乙的弦外之音——商王既愿以帝王求子之礼为太子求嗣，便是在昭告天下，殷启必将继承大统，太子之位不容他人觊觎。

殷寿保持着跪姿，垂着头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只听见殷启拜谢了父王恩典，又道：“既要诞天下共主，需为贤身贵体，论血统亲疏，儿臣以为，公子郊乃不二之选。”

公卿讶然，小史开口欲谏，帝乙却慈爱地看向自己的长子，立刻允道：“准，启儿喜欢就好。”

殷寿低着头，看不见大殿之上一派父慈子孝的情状，只在片刻之间感觉自己的肩上多了一只金尊玉贵的手，那手的主人应当又露出了他贯有的那种轻蔑又宽和的笑容，说：“如此，儿臣谢过父王，为兄……谢过王弟。”

殷寿只能连声称“不敢”，再无他言。

## 2.

“殷历仲春之月，日入之时，帝乙携内服公卿，与太子启祭于沫郊高禘祠，四方伯侯遣子从之。”

——《殷野纪·祭高禘》卷二

是日，少师奏磬，贞人击鼓，鞀鼓渊渊、嘈嘈管声笼罩四野。巫祝十二人作《桑林》之舞，身披玄色鸟羽的舞师覆于装扮为先祖简狄的女巫身上，乐人齐唱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。”

帝乙扶着殷启的手腕，于祭鼎前祝祷：“小子羨携嗣子启敬告高禘神，求以子息绵延国祚，佑我大商！”

巫史传三牲，纯色的牛羊猪绑缚而入，臬首于鼎，牲血流淌过青铜器表面繁复的饕餮纹饰，沁入阴刻的缝隙，仿佛在填补人世间的欲望沟壑。

“这样一头牺牛，一日少说也能耕田五亩。”西岐侍官吕公望忍不住惋惜道。

他与公子姬发一同长大，多是兄弟之谊，少有主仆之分，因此才借着乐舞喧哗小声感叹，却没想到这段耳语还是被旁人听了去。

“呵，”北伯侯之子崇应彪发出一声嗤笑，向左觑了一眼西岐来的二人，评价到，“乡野农夫。”

吕公望面色一红，知道是自己失言连累姬发受辱，怕冒失间再惹新祸上身，便犹豫着要不要发作。

姬发示意吕公望稍安勿躁，面不改色地直视前方观礼，回到：“北地尚武，世人皆知北伯侯尤好屠狼捉狗，北伯侯公子看这牺牛，想来只有猎户之乐，禽兽之欢，哪里懂得耕陇之法，社稷之重？”他这时才转过头来，似笑非笑地瞥了崇应彪一眼：“不知公子今日穿戴的，是狼是狗？”

崇应彪大怒，顾不得祭典仍在进行就要发作：“你小子！”

眼见事态愈演愈烈，本不愿参与纷争的东伯侯之子姜文焕不得不伸手拦住崇应彪，低声提醒：“大王与太子在此，不得放肆！”

崇应彪握紧了拳头，厚重礼服掩盖下的肌肉紧绷到了极点，但终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。他挥开姜文焕的手，嘲弄一笑：“‘禽兽之欢’？有道理啊，咱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来的么？”

此话一出口，连一向安静自持的南伯侯公子鄂顺都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

崇应彪兀自不觉，继续嘲道：“说到底，大家以后也是睡过一个女人的交情，这叫什么？同衾之谊？我也懒得计较了。”

这回想罔顾礼法的人成了姜文焕，他握紧拳头，看上去随时要往崇应彪脸上招呼，竭力克制才冷下脸来呵斥了一句：“放肆！公子郊是王孙，你怎敢妄议？”

崇应彪一挑眉：“我倒忘了，他算是你的表弟……还是表妹啊？”

帝乙七年，寿妃姜氏梦遇玄鸟入怀，因孕生郊。郊生而有异，合阴阳，并雌雄，宫人皆惊，以为不详。时王欲征孟方，八百诸侯聚兵于沫，闻之自危。大司命以郊之异象告问于天，卜辞曰大吉。王乃发兵，大胜而归，始以为祥，每动干戈必遣。

公子殷郊并不算是一个完全的男人，当然也绝非女人。他身体的异象虽有“祥瑞”作解，却也注定了他与王位无缘。那场征伐孟方战争的胜利庇佑他存于世间，他自小随父征战取得的胜利保全他长于今昔，如今这些庇护却都要失去作用了。

高禖祠正厅，四角和供案前都燃着鸟形的青铜灯，火光不及之处，巨大的石制高禖神像的面容隐在殿宇高处的黑暗中，诡秘莫测。伏羲与女娲交尾的蛇身下，殷郊被绑缚在门形的木制祭架上，他散着发，身上未着寸缕，只有一条白底绣金色饕餮纹饰的织带覆在他的眼睛上，仿佛是不让他目睹自己处境的最后一丝怜惜；又仿佛昭示着，和那些被枭首的牛羊猪一样，他是这场祭祀唯一的人性。

殷郊的手被绑在略低于肩的两侧木架上，双腿被迫打开，绳索缠绕着膝盖和脚踝，将他保持在悬空的无力姿态，等待着被身后的神明或身前的太子享用。

殷启拿着一盏油灯靠近他，橙红色的火光落在殷郊赤裸的身体上，接近灼烧的痛感好似登徒浪子的手，一寸寸地抚摸过柔腻的肌肤。这具身体极富商人尚武的美感，肌肉的线条健美流畅，年轻柔韧的皮肤好似蒙着琥珀琼浆的艳光，引诱着酒魁前来品尝。

失神间，殷启已经伸手握住了殷郊的侧颈，感受到那具身体一瞬间积蓄起的磅礴力量，一种征服者的快感涌上心头。

那无法视物的小可怜猛地抬起头，亮出了毫无作用的獠牙：“滚！”

“郊儿……”殷启的手缓慢地抚摸过殷郊的胸膛，随意地逗弄过敏感的乳珠，滑过腰肢探向身后，轻轻一提便将他整个身子纳入怀中。太子身上礼服庄重，织物和环佩的触感引得殷郊不安地扭动起来，这个动作极大地取悦了殷启，他笑着，语带宠溺：“事到如今，就做个乖孩子吧，你乖些，伯父疼你……”

殷郊只听见环佩碰撞，衣帛翻覆的声音，紧接着，一个炽热的物什探向他双腿之间的那处隐秘幽谷，他没有任何时间思考，那东西便闯入了他的体内。

这一下的动作令两人都哀叫出声，殷郊是基于破身的痛苦，殷启则是吃了急色的苦头。殷郊的女穴较之寻常女子狭窄紧致许多，又从未经晓人事，这一下没有任何前戏的动作令生涩的内壁自然形成了防御，绞得殷启进退两难。

生理性的泪水浸湿了覆目的织带，殷郊难以置信地呢喃：“你是我亲伯父，你……”

此刻，他流露出的天真只让房事徒添情趣，殷启或许是心生爱怜，或许只是图自己爽快，忽然探了一指到殷郊身下，耐心地搓揉起颤抖的穴口，哄到：“好孩子，放松点，这样你也少吃些苦头。”

殷郊做不到他这般的罔顾人伦，更不可能配合他的淫辱，但殷启是风月老手，长于声色，几下搓揉间很快便找准了殷郊的得趣处，爱抚着勾引那处花穴吐出如丝蜜露来。

殷郊心中大骇，未经人事的他不懂其中奥妙，只被这幅身体的不知廉耻逼得羞愤欲死。他这般想着便也这般做了，虽然啖舌自尽是妇人死法，但总好过苟活受辱。

他下定决心赴死，立刻张口咬向舌面，却被人擒住了下巴，不得动弹。

殷启阴恻恻地盯向他，好似锁定猎物的毒蛇，连表面的仁慈也不屑施与了：“想死？”

“你若真的想死，就该在我进来前自戕，又何必等到现在？”他将拇指探入殷郊口中，压住舌根，同时身下施力，一气顶到了花穴深处，“还是说，郊儿以为伯父不会真的要你？”

一种恶心的痉挛涌上殷郊的喉头，他不知道这感觉究竟是因为插在他口中的殷启的手指，还是埋在他身体里的殷启的阳物。

有什么温热的液体自他的眼眶和穴口落下，那是殷郊的泪与血。眼泪滴落在殷启的手背上，处子血染红了太子的白裳。这隐秘而哀婉的景象有种极尽残酷的凄美，让观者心中不止涌起怜惜，还有更多破坏与掌控的欲望。

殷启忽然想看看殷郊的眼睛。

他伸手过去，解开了殷郊覆目的织带。白色的布帛顺着殷郊高挺的鼻梁滑落，突如其来的光亮晃得他眼色迷离，繁密的睫毛掩住两湾银丸似的瞳仁，泪光盈盈，好不可怜。

茫然间，他抬眼向施暴者看来。

殷启素爱美人，世间姝色也多有品玩，饶是如此，也被这无心的一眼撩拨得情动非常，顷刻间觉得此生当交付在这尤物腿间。他抽出手指，用那条织带勒住殷郊的口唇，免去他自戕之忧。得闲的双手随之扣上殷郊的腰窝，托着他的身体大力冲撞起来。

唾弃咒骂和哀嚎呻吟都被那片布帛封在喉间，殷郊这才看清，殷启身上太子华服未褪，只撩起了下裳与他交媾。他随军多年，见过士兵找营妓疏解，因为盔甲沉重，帐外又有他人等候，便也是这样动作。

门厅之内确实有人正等着对他做殷启正在做的事，殷郊绝望地意识到这一点，更加竭力挣扎起来，那些捆绑四肢的绳索几乎要勒入他的皮肉，留下几段不甘的血痕。

殷启很快便泻了身，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侄儿身上这般急色，只是那处异象而生的花穴实在是人间仙乡，勾引得他不知天地为何物，即便是一番云消雨歇，也舍不得抽身。

他任由绵软的阳物溺在穴中养精蓄锐，手上更加仔细地爱抚起这具身体来。

殷郊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，头低垂着，一缕青丝落在脸侧。

殷启撩起这缕长发，把玩了一番才为他轻轻别于耳后，欣赏起那张俊美如铸的面庞来，他如闲话家常般随口道：“选你来做祀不过一时兴起，原本只是想教你那不知进退的父亲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没想到别有趣。”

殷郊的眼睛半翕着，睫毛微颤，不知是否听见了他的话。

殷启十分不喜殷寿这个弟弟。

倒不是从小的龃龉，殷启作为王长子降生，自小便独得父王宠爱，即便多了这个弟弟，父王也未曾对他怠慢半分，所以在最开始，他对殷寿只是毫不在意。

要论究竟是什么时候这“不在意”上升为“不喜欢”的，殷启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了。或许，是从跟随太傅学文，殷寿拔得头筹开始；或许，是从跟随太师习武，殷寿技惊四座开始；或许，是从跟随大司命学乐，殷寿穷极其妙开始；君子六艺，殷寿样样都曾最佳，使得昔日众星捧月的太子颜面无光。

之所以说“都曾”，是因为自从父王对着殷寿冷声呵斥“小子无状”以后，他便忽然间样样都比不过殷启了：经史只能说粗通；乐律更是生疏；只在殷启不再涉猎的骑射武功上有些建树；这让殷启更是厌烦，好像自己的所成都是殷寿不要的那份一般。

殷启也曾想过，殷寿若生就是个酒囊饭袋，只知道跟在他身后溜须拍马，趋炎附势。待他继承大统，便让这个弟弟做显赫的一方诸侯，得长兄荫护，富贵无虞。

但显然，殷寿不是这样的弟弟。

这些年殷寿四处征伐，军功赫赫，尽管父王不曾对他有过半分偏袒；朝臣不曾对他有过一丝推崇；就连婚姻之事上，殷启娶了有“天下第一美人”之称的南伯侯之女鄂氏，他便只能娶个“第二美人”姜氏；殷启仍觉不够。每当他看见殷寿那张写满“赤胆忠心”的脸，莫名的惶恐依旧在他的脊背蔓延。尽管他们之间，殷启好像才是惯常的赢家——只除了子嗣这一样，殷寿有个吉兆而生的殷郊，而他什么都没有。

殷启忽然吻了吻殷郊的脸颊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：“现在，这吉兆也是我的了。”

阳物有复苏的迹象，这一次殷启不再急切，而是慢条斯理地摩蹭起来，初经人事的花穴依旧紧致非常，每一下动作都几乎要绞得他精关失守。他捉了殷郊的下巴，咬住那瓣丰润的下唇，称赞道：“都说南都鄂氏美天下，怎么区区一个姜氏竟能生出你这样的妙人？”他露出回忆的神色，又道：“许久不曾见姜氏了，她比之你，艳色几何？”

殷郊忽然睁了眼，定定地望向殷启。殷启倒是丝毫不意外殷郊的反应，他说这些话本就是要激殷郊动作，毕竟即便是美人，若是木胎泥塑，禽弄起来又有什么意趣？

殷郊就这么直直地看了他一会儿，居然没有如殷启预想那般又做些无用挣扎，而只是喉间溢出几声呜咽，好似呻吟一般动人心弦。

殷启忍不住俯身去听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条织带令殷郊口不成言，他含混地呜咽几声，眼底居然隐约有了哀求的神色。

殷启大感有趣，又狠狠禽弄了几下，欣赏殷郊模糊宛转的呻吟，才问：“伯父帮你解开这织带，你能保证不自毁自伤吗？”

殷郊的眼睛水光摇曳，片刻后才僵硬着点了点头。

殷启自信殷郊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，立刻大度地替他解开织带。那条沾染着殷郊泪水和津液的织带被弃之于地，殷郊咳嗽几声，一时间还难以找回言语。

“郊儿，你想说什么？”殷启压在他身上喘息，撞得殷郊向后仰去，他的身后就是祭台，恍惚中，殷郊有种祭架会在殷启的暴行中倒塌，他将在下落中血溅祭台的幻觉。

殷郊仰头注视着上方晦暗不明的神祇的面容，灯焰在他的瞳孔中烈烈燃烧，他忽然呓语出声：“痛……”

“嗯？”殷启被欲望驱使，喘息声狂如犬吠，掩盖了殷郊微小的声音。

“痛……”殷郊低头看他，泪盈于睫，轻咬下唇，面容委屈而纯真，“伯父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吧……”

殷启身躯一震，受了蛊惑一般去吻他的唇，舌头闯了进去，尽情掠夺他口中的津液与柔软，下身更急切地挺进花心，将浊液射进甬道深处，畅快道：“乖孩子，郊郊儿！为伯父生下王子。”

“我许他做全天下的王！”

3.

祭典仪程已比原定时辰晚了三刻，候在门厅的四大伯侯公子都有些躁动。

这躁动主要来自崇应彪，帝乙年迈，早已归驾回宫，留在门厅的不过几名主持祭典的巫史，太子如今正忙于“祭祀”，再没有人能压制崇应彪的怒气。

“看来殷郊有点本事啊，太子入内有一时二刻了吧？”崇应彪语气暧昧地嘲讽到，他是故意借题发挥，想惹得谁与他打一架才好，总好过像匹等待配种的公马一样站在这里发呆。他以为会最先发作的姜文焕此时沉着脸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姬发眼神则定在虚空的某处，好像他这人根本不存在一般。反而是一直沉默寡言的鄂顺红了脸，小声规劝：“此……此事怎好当众喧哗？”

鄂顺的态度还不足以让崇应彪借机动手，但总算是有人回话，他继续煽风点火到：“自己做得，别人还说不得吗？我们北地女子可易夫而侍，天下笑为野蛮，怎么叔侄媾和就是祖宗礼法了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

此话一出，果然惹得姬发看了他一眼，只是这一眼里的轻慢反倒消退了几分。

鄂顺不知从他的话里理解出了什么意思，甚至微笑起来，宽慰道：“你不必紧张，我……我方才及冠，对男女之事也不……不通……”

“谁紧张了！”崇应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几乎想破口大骂，“老子只怕对着那怪胎硬不起来！”

姜文焕还是沉默着，仿佛思绪已不在门厅之内。

“请四伯侯公子入内——”

巫史拉长的声音打断了厅上的闹剧，而另一场大戏终要开场。

四人一时都没有动作，顷刻后，姬发反应过来，移步往正厅。崇应彪看见他动作，立刻便抢先一步打了头阵。鄂顺讷讷地跟随，走前还好心地拍了拍神游天外的姜文焕，叫他一同入内。

正厅里的木质祭架空空如也，天色已晚，青铜灯火无法照拂的范围更广，整尊高谋神像都隐没在黑暗里，像是某种会索要魂灵祭品的邪神。

四伯侯公子以南西北东的次序在神像脚下站定，他们今天都穿着属地最高制式的礼服，其中，鄂顺着赤色织金纹礼服，佩象形玉饰；姬发着黄色织玄纹礼服，佩凤形玉饰；崇应彪着灰色织银纹礼服，围狼皮披肩，佩虎形玉饰；姜文焕着青色织白纹礼服，佩蟠螭形玉饰；四人皆戴黑金冠，华贵庄严如洞府神君。

乐人的祝词唱到“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”一段，十二名作祭舞的巫祝抬着朱红的肩舆入内，落于通往享堂的仪门之下。肩舆上跪坐一人，身着殷商王室独享的白衣白裳，衣衽与袖口绣着繁复的金色饕餮纹，长发挽而未束，面上扣着一只青铜错金的玄鸟面具——正是殷郊。

崇应彪不免有些失望，本以为到这里终于能见一见殷公子郊的真容，好为后面的事多些心理准备，没想到还有个面具碍事，他忍不住向姜文焕抱怨：“你表弟是个丑八怪吗？”

姜文焕没搭理他，在看到殷郊的一刹那，他的魂好像终于从九霄界太虚境被召回了，两只眼睛熠熠生光，神情居然有种奔赴沙场的壮烈。

“吉时已至，行授礼！”

贞人躬身走到四伯侯公子身前，跪地解下他们腰间用来束衣的大带，双手奉承。

四人来王都之前都已经受过礼教，知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第一个上前的是鄂顺，他接过贞人手中的大带，走向坐在肩舆上的殷郊，恭敬道：“王孙殿下。”

殷郊没有回答，他的身躯被宽大华美的衣袍包裹，不见手足，那些织物像是柔韧的茧，把他困在王权森严的巢里。

鄂顺俯下身，把自己的大带披在王孙垂放在膝盖的衣袖上。之后崇应彪和姜文焕也做了同样的动作，只是前者的动作粗鲁随意，后者的动作谨慎轻柔。

最后上前的是姬发，当象征东南西北四方诸侯的四色大带全部落于商王孙的白衣之上时，合着他脸上的玄鸟面具，姬发好像见着了家族图腾中那只拥有五彩羽翼的凤凰。

这样的景象落在其余三人的眼中又有不同的联想，崇应彪想到北地的赛马会，获胜的骑手将得到一只五彩绦带做成的球花，来年可以悬挂在马首之上，昭示胜利的荣光；姜文焕想到东鲁的海神祭，渔民会在神像的肩头系上五彩的绸带，祈求渔获丰盛、出海平安；鄂顺想到南都的丰收节，农户们屯稻于仓、生火开宴，商贩便行走田间，叫卖五色丝带，男子买来赠礼，女子买来编发，儿童买来系在衣上。

在此刻，殷郊是凤凰，是荣光，是神像，是众生。

肩舆再次被抬起，进入了高谋祠最深处的享堂。巫史拿了玉制的签筒上前，请四人挑选，签文的字符将决定他们入内的顺序。

崇应彪皱眉，只觉得眼前的东西无比碍眼，但不等他发作，一只手先握住了签筒，强硬地推开了。

“不必了，”姜文焕语气生硬地说，“诸位，能否让我先？”

要在往日，崇应彪一定不能让他轻松如愿，但在这件事上，他没必要争个先后。姬发和鄂顺自然没有什么异议，巫史也十分识趣的收了签筒，引着姜文焕入内。

“我说怎么忽然像丢了魂一样，”崇应彪看着姜文焕的背影，嘴上还是不肯饶人，“原来是急不可耐了。”

没有人接他的话，三人继续在神祇的脚下站立，像是三尊静默的石像。

#### 4.

姜文焕与殷郊虽为表亲，其实也算不上亲厚。

究其根源，到并不完全因为殷郊的异象。东鲁临海，百姓多以捕鱼为业，渔民最敬鬼神，既然卜辞称殷郊为祥瑞，他自然便是祥瑞，没有人会去质疑上天的定论。姜文焕也是这么想的，从小他只当这个表弟是仙君入世，当以神明礼遇，若得亲近，实属荣幸，若不亲近，也为常情。

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待殷郊，世间所得皆有价，既然要做天降祥瑞，便应尽祥瑞之责。

如今的商王帝乙并不似先祖殷纣兵黷武，但四方外夷侵扰不断，虽不及中原腹地，也总是难止干戈。身为祥瑞的殷郊在十岁那年便被父亲抱上比他身量还高的战马，带到了战场上。

因此，姜文焕见殷郊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有几次是在姑母院中，父亲与姑母叙话，他和殷郊互相见礼，静静听殷郊弹琴。还有几次是在游魂关的城楼，殷寿的大军借道东鲁，他负责接应军需，士兵从城门经过，他能看见殷郊骑在身上的身影。有一次殷郊发现了他，便在马上回头，扬眉微笑，向他挥了挥手。但更多次的是，他随父亲来朝歌朝聘，只看到庭院中姑母独自抚琴的愁容；他前往游魂关巡视，只接到战事拖延、大军未还的消息。

因此，他自然与殷郊不亲厚，也没有机会亲厚。

寻常的宗祠享堂是供奉先人香火的地方，神祠的享堂却各有不同。高谋祠的享堂被布置成了宫室的模样，正中砌一道四方形的水池，引地泉作浴，澹澹生烟。彩绘的四柱前立着擎天的青铜树形灯，只消一刻便可燃尽寻常明具一夜所耗的灯油，照的一室堂皇。

仙气淙淙的水池对岸，有床榻在侧，殷郊正端坐其上，依旧是姜文焕方才所见的模样，金面白衣，四色大带覆于袖上。

姜文焕走近了床榻，才看清两端案几上都摆着描金的狻猊香炉，氤氲的香气缈缈成纱，熏得人神思恍然。

姜文焕觉得自己只看了殷郊短短一瞬，事实上，这段沉默的时长已经足够殷郊开口询问：“是谁？”

姜文焕慌忙去揭殷郊脸上的面具，答道：“是我。”他在开口之后才想起自己与殷郊并不亲厚的现实，开始心虚对方能不能认出自己的声音。

幸好面具已经取下来了，殷郊可以直接看一看姜文焕的脸。

四目相对，感到陌生的人却是姜文焕。从前他觉得殷郊脸上最动人之处就是一双眼睛，黑白澄明，灿若朗星，内里总似盛着神祇般遥远渺茫的悲悯，表现于外的部分却如磐石不可转移。他在城头马上对着姜文焕回首微笑的那幕，当得起眉目艳皎月，一笑倾城欢。

而现在，那双眼睛却像是冥晦的夜空，日月星辰俱灭，再不会有太阳从这里升起。

姜文焕听说渤海之东有大壑，名曰归墟，八纮九野之水、天汉之流都将汇集于这无底之洞里。传闻不可考，但此刻，他看见归墟就在殷郊的眼睛里。

“殿下。”姜文焕忍不住唤道，希望用这苍白的称呼唤回曾经的殷郊。

殷郊眼中的深潭稍稍起了波澜：“姜文焕。”

“是。”姜文焕立刻答道，他的双手不合礼数地压在殷郊铺散的衣裾上，上身不觉地靠近。殷郊略微向后避了避，但很快便也无所谓的停了下来，有些自嘲地勾起唇角：“他们选了你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姜文焕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，但还是这么做了。

沉默延续了片刻，殷郊淡淡地问：“是舅父让你来的……还是母亲？”话尾的两个字他说得很轻，仿佛是怕惊扰了什么。

这个问题像是可怕的咒厌，姜文焕不敢回答。

其实父亲和姑母都是答案，只是姜文焕还没有想好哪一项才是正解。

临行前，父亲在姜氏宗祠内单独召见了，对他道：“为丈夫者立于世间，当不愧先祖，不愧本心。若世道不允，但士有弘毅，亦如是焉。”

姜文焕心惊胆战，哀求到：“父亲！”

“焕儿，”先祖灵位前，姜桓楚的面孔沉痛而冷酷，“记住，你是在帮他，无需有愧。”他把坚利的螭首骨笄簪在幼子的发冠上，向他许诺：“日后若有怨煞厉鬼，只叫他来寻我吧！”

而后，他在离开朝歌的车马前见到了姑母。美丽的妇人眼眶蒙着血色，苍白如同引魂的幡。

姜氏握紧他的手，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，只说：“告诉他，来年庭梓成花，我在院中置酒，愿闻《南风歌》。”

姑母给了他一朵风干的梓花，那东西柔软脆弱至极，被姑母用一只竹匣小心翼翼的收藏了，又用方帕包好，才得以保存。

现在，骨笄在他的冠上，梓花在他的怀中。物重不过鸿羽，却像是罪犯项上的木枷，奴隶身上的石锁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殷郊想到了什么，眼睛里忽然重新燃起了火光，满怀希冀地看着姜文焕，追问：“你是来帮我的吗？”

姜文焕不知道怎样才算是“帮他”，是帮殷郊逃出这场祭仪，还是帮他逃离这荒唐的人间。

姜文焕久不回答，殷郊便倾身向他靠近，衣袂撩拨起暗香浮动。熏风迎面，姜文焕的思绪忽然落在了殷郊的唇上，那唇艳若天桃，似乎在待人采撷。

姜文焕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很快他便意识到问题所在：“这香……”

殷郊身子一歪，倒在姜文焕的肩上，神色倦怠，呓语喃喃：“你会帮我吗？”他的气息拂在姜文焕的颈侧，后者忍不住抓了他的衣襟，入手间除却织物的柔软，居然还有一片突兀的粗粝。

姜文焕扯开殷郊的衣领，在宽袍广袖的遮掩下，殷商的王孙未着里衣，光裸的躯体被绳索紧紧束缚，没有方寸的自由。他想到殷郊一直保持的坐姿，终于明白了那不经意的怪异感究竟从何而来。

姜文焕几乎要落下泪来，他的手穿进殷郊广大的衣袍，漫无章法地想要解开这些绳结，动作间，指腹和掌心不可避免地触及赤裸的肌肤。

殷郊在他的忙乱帮助下微微发颤，呼吸也渐渐急促，终于脱出束缚的一只手抬起来，攀上他的肩膀，去触他的发冠。

姜文焕猛然侧首，一手制住殷郊的刚获自由的手，倾身把他压在榻上，眼中满是惊怒：“你做什么！”

殷郊看着他怒气腾腾的脸，眼中显出失望：“你既不愿帮我，到底想做什么？”他曲起膝盖，顶了顶姜文焕早就昂扬的欲望，神色淡漠：“这个吗？”

潮红涌上姜文焕的面颊，他想向殷郊解释，但身体的反应让他无力辩驳。

殷郊并不知晓他心中埋藏的万语千言，不知晓他一路上的天人交战。在明白姜文焕给不了他想要的解脱之后，他变得完全不在意这个人的存在，不在意他的所思所想，不在意他的所作所为。

他的冷漠刺痛了姜文焕，姜文焕掰过殷郊的下巴，强迫他看向自己的眼睛，沉声道：“殿下，臣到此，确是为了襄助殿下诞育子息，绵延国祚。”

听了这样直白的话，殷郊意外自己居然还是会感到羞辱。



“殿下还想听什么？臣都能与殿下——细说，”姜文焕继续道，他明明占尽上风，神情却好像受制于人，“比如臣确实奉命取殿下性命？又比如臣……”

殷郊止住了他的话语，用的不是能捂住嘴唇的双手，而是能缠住腰际的双腿。

“你要的，我给你，”殷郊的脸庞漫上红晕，秾丽得动人心魄，“我要的，你也给我。”

姜文焕分明可以拒绝的，但殷郊提出的条件实太过于诱人，他知道，这样的机会此生不会再来。

就当是因为情香吧，姜文焕自欺欺人地想，他被心底最阴暗角落的声音催促着，终于说：“好。”

冠服很快除尽，那支骨笄被他抛去了殷郊手不能及的案上。殷郊躺在堆叠的华服间，裸露的身体有种神塑的美，但那些绑缚的红痕和绳索的压印却侵犯了圣洁，显露出渎神的隐喻。明火先姜文焕一步吻过殷郊蜜色的肌肤，留下脂玉般的光泽。于是姜文焕俯下身去，吻他胸前的峰峦，吻他腰腹的沟壑。

殷郊将手背蒙住眼睛，别开脸，一副隐忍的模样。姜文焕苦笑一声，向他卖乖：“殿下，臣可是在趁人之危么？”

怎么不是？殷郊心想，他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自己这副身体竟能勾起男人的欲火，只是能快些结束就好了。

但姜文焕铁了心要把这场交易变成两厢情愿的欢愉，他握住殷郊半勃的玉茎，搓揉了几下，埋首含入口中。殷郊忽然像一尾搁浅的鱼般弹起身体，伸手去抓姜文焕的发髻，羞怒道：“你做什么！”

姜文焕忽然想起，这个场景方才发生过，只是质问者如今成了被问者。他微微一笑，更加卖力的吞吐起来，殷郊难以自制的向后倒去，足尖绷起一道曼妙的弧度，勾连过身下的衣衾，像是在床榻上晕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

姜文焕一边照顾着殷郊的欲望，一边伸了两指去探那处花穴，只是指腹刚刚触及会阴，他就感受到了身下之人的僵硬和抗拒。他松开殷郊，仔细打量起这处细小而奇异的存在，初经人事的幽谷刚刚经历了暴行，入口处呈现淡淡的胭红，还靡着一层莹莹的水光，可爱又可怜。

姜文焕环住殷郊的胯骨，埋进他的腿间，先用鼻梁亲昵地刮了刮两瓣瑟缩的软肉，随后使用舌尖刺入花心，打着旋舔过内壁，啧啧的吮吸起来。他尝过东海最鲜美的牡蛎和贻贝，但都不似此处甘甜腴腴。

殷郊蹬着腿想要挣扎，但姜文焕早就预料到他的动作，卡在殷郊胯骨上的手臂骤然发力，牢牢将他定在原地。

被舔弄女穴的羞耻夹杂着灭顶的快感冲上殷郊的灵台，止不住的呻吟马上就要溢出喉咙，但殷郊用自己的手腕堵住了它，他狠狠的撕咬自己，牙齿刺破皮肤，口唇尝到腥甜，试图用疼痛对抗情欲。

姜文焕发现了异样，抬首就见到他悉心侍弄的那人把自己的腕咬得鲜血淋漓。

“就这么不愿么？”姜文焕将殷郊的手从唇齿间抽开，心痛地看着那圈渗血的齿痕，喉咙漫上苦涩，“为什么要因欢愉而羞耻呢？”

殷郊的眼神仿佛在说姜文焕的问题不可理喻，他的喉咙干涩，半晌才说：“你是我的表兄啊……”

姜文焕身形一僵，顿了一会儿才说：“那又如何？”他倾身过去，单手撑在殷郊脸侧，身体的阴影笼罩住他，眼中燃起晦暗的黑火，看起来像招惹了邪祟：“天道大乎人伦！你看，我们在神明与先祖的见证下结合。”

他扯下床顶的纱帷，赤色薄纱滞空的间隙里，殷郊看见了享堂天顶之上的绘图：伏羲与女娲蛇尾相交，纠缠成结，作为人类始祖的这对神灵，其实是一对兄妹；殷商的先祖简狄裸身沐浴，玄色神鸟俯身冲向无力挣扎的女人，要使她受孕生契。

纱帷蒙住殷郊的脸庞，眼前的世界变作一片赤红，姜文焕拥住他的肩，禽进他的身体。

快感远大于疼痛，他在红纱中呻吟，泪水还是沾湿了枕席。天地是翻覆的红浪，他被卷进欲望的潮汐。

姜文焕温柔地吻过他腕上的伤口，吻过他挺立的乳珠，最后隔着面纱吻住了他的唇。

“给我……”殷郊湿润的眼睛看向案几上的骨笄，伸出手，想去触碰渺茫的希望。

“给你。”姜文焕应承着，手掌在自己脱下的衣袍中穿梭。他抬起殷郊的腰，禽进前所未有的深度，射出的精元尽数流入胞宫。几乎是同时，殷郊也泄了身，飞溅的白浊勾粘在他的



胸膛，淫靡至极。

在殷郊持续的痉挛里，姜文焕打开了那只竹匣。干枯的梓花落进殷郊的掌心，立刻被淋漓的汗水沾湿。

“她说，来年庭梓成花，她在院中置酒，想听你奏《南风歌》。”

殷郊倏忽停止了所有动作，久久沉默。久到姜文焕担心他是不是因为心神震荡已经昏聩，便想掀开纱帏一探究竟。

但在这时候，殷郊忽然有了反应，起初只是肩膀微动，而后是整个上身如同曝于冰天雪地般的颤栗——姜文焕意识到他是在哭——呜咽声声入耳，他像个孩童一般哭泣。

姜文焕心痛得难以自持，他把殷郊揽进怀里，像位亲厚的兄长一样抚摸他的长发，这一刻，他也不知是该庆幸，还是该后悔打开了那只竹匣。

他只是摩挲过殷郊的掌心，固执地与他十指相扣，脆弱的干花在两人的指缝间被碾成粉末，溶进骨血里。

算了，姜文焕想，权当是为了保全姜氏。王孙若在他的身后亡故，父亲与他必不能全身而退。

他不愿去想落花庭院，白衣公子静坐抚琴的俊秀眉眼；也不愿去想城头马上，金甲少帅回眸微笑的风华绝代。

他的心事，长空不闻，烈日不见，缄默无言。

“活下去，有人在等你回家。”

## 5.

鄂顺对于殷郊的印象，全部来自于身为太子妃的长姐鄂氏。

在尚未懂得分辨美丑的年纪，他就时常听人提起，他的长姐是这天下间最美的女人。他们年岁相去甚远，鄂顺并没有见过长姐最美时的模样，只听说她在那样的年华里嫁给了商王长子，成了天下间最尊贵的女人。

第一次见到长姐时，鄂顺两岁，将将长到她的膝前，两人眉目并不肖像，却有种被血缘牵绊相似感，站在一处时，便说是母子也不稀奇。鄂氏因而十分喜爱这个幼弟，每次朝聘都叫父亲把他带来朝歌，一直到鄂顺将近志学之年，不得不避男女之嫌。

少时，鄂顺只觉得她温柔可亲，在他眼中，她是姐姐，是母亲，唯独不是女人，他未曾用一个男子注视女子的目光注视过她分毫。等到鄂顺长大，以成人的眼光再见她时，却已很难再把眼前的宫妇与绝世的美人联系起来了。

鄂氏的美丽或许是消磨在常年萦绕在太子宫内的美人娇笑声中，又或许是消磨在殷启看向她的腰腹时那冷酷厌弃的目光里。

大婚近三十载，太子妃无一所出，当以罪己——她是殷商的储妃，也是殷商的罪妇。

鄂顺少不更事的时候，曾经趴在长姐的膝头，不解地询问：“若是阿姐有错，为何其他美人也不曾有子？”

鄂氏慌忙捂住了他的嘴，警惕地看着四下的宫人，又因怕吓着他，勉强笑着说：“你还小，能知道什么对错？答应我，此事不要再提。”

后来鄂顺才懂了，原来这世上的许多道理，便是知晓了，也不可明说。

殷郊出生的那晚，年幼的鄂顺在太子宫留宿，夜半惊觉，揉着眼睛去了庭院，却在那里见到了尚未安寝的太子妃。

鄂氏双手合十对月祷告，脸色苍白一如月光，鄂顺听不见她的祷词，但随后宫人跑来报信，说二王子喜得麟儿，母子平安！一瞬间，她的脸上露出了可以称为欣喜表情，但这快乐转瞬即逝，泪水强于理智争先恐后地夺眶而出，她终在月下泣不成声。

很快这件喜事成了坏事，坏事又成了难言事。二王子殷寿确实得子，但天生异象的殷郊只在卜筮之言的庇护下，于宫中不好不坏的养着。鲜少有人会提起，他是商王在世的唯一孙辈。于是鄂氏恢复了往日的温柔平和，仿佛那晚的悲泣只是孩童的一场昏梦。

鄂顺七岁的时候曾经见过殷郊一面，那是一个大雪天，石道上积着雪子，踩下去直没过脚面。鄂氏牵着他的手赏雪归来，却在梅园里碰见一个成了精的雪团子——那是个四五岁的孩童，披着和落雪同色的披风，身上的冬衣把人包裹得圆滚滚的，走起路来都有些踉跄，极是可爱。

鄂顺从没在朝歌见过比他还小的孩子，有心亲近，但鄂氏立刻拉了他的手，匆匆躲进了假山后方。

“殿下！殿下！走慢些，小心脚下！”有宫人叫唤着追在雪团子身后，于是鄂顺知道了，那就是殷郊。

殷郊咯咯地笑了，奶声奶气地答：“雪软软的，摔下去也不疼。”

孩子和宫人的脚步都渐渐远去，鄂顺听见长姐低声自语：“上天啊，我居然嫉恨过这样一个孩子吗？”她的表情像是一时间散了心神，日后回忆起来，恐怕连自己都不知晓曾说过这样的话。

鄂顺一直都知道长姐渴望着一个孩子，作为太子妃，她嫉恨殷郊的降生；但作为自己，她无法自制地喜欢他、爱怜他。这复杂的感情让她躲在了假山后面，也从此避开了殷郊的人生。

高禖祭的消息是殷启亲口向她传达的，志得意满的太子身上浸着漫天的酒气，指着已不再美丽的太子妃道：“你不能生育也无妨，郊儿会给我一个儿子。”

鄂顺不知道，那一瞬，长姐是否会回想起殷郊降生的那个晚上，而她对自己说的是：“我会养育那个孩子，顺儿，我希望那是你的孩子。”

鄂顺走进享堂的时候，殷郊正在温泉中沐浴，是姜文焕将他抱进的浴池，如今他还没有力气自己走出去。他靠着池壁小憩，墨染的长发惬意地散在岸边，流水和白雾是他唯一的衣装。

鄂顺在浴池前作揖，称呼他：“殿下。”

殷郊只眨了眨眼睛，算是应了，目光紧紧跟随着鄂顺的动作，像是怕生的小兽——对于他来说，鄂顺与姜文焕不同，是个完全的陌生人，他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将会怎样对待他。

鄂顺想了想，把冠服脱在了岸上，在即将坦诚相见的瞬间，殷郊默默垂下了眼，这使得鄂顺也感到了一丝窘迫，但他还是褪去了身上最后一丝遮掩，踩进及腰的暖泉中，向殷郊走去。

陌生男子的靠近让刚刚经历了两场性事的殷郊本能的感到害怕，他紧贴着池壁，却也退无可退。

走近之后，鄂顺才得以清晰地看见殷郊的脸，他的眉眼长成深致映丽的模样，鼻峰峻拔轩昂，嘴唇的廓形精描细画。这自然是一张丰神俊朗的男子面容，却也姣如秋月，灿如春华，秀色若可餐。

啊，一只雪团子居然长成玉人了。

鄂顺还看清他眼角那颗凝泪般的小痣，被眼周的一圈绯色映衬得楚楚动人，忍不住伸手抚弄：“殿下哭过？”

殷郊避了避他的手，软着嗓子道：“你不必勉强……”

鄂顺困惑地望着他，手指如他所愿的停在脸侧，没有更进一步：“勉强什么？”

殷郊抿唇不语，鄂顺好像自己想到了答案，掌心托起殷郊的脸，率真地笑道：“我于人有诺在先，十分期盼能与殿下诞育子嗣。”

殷郊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但对着眼前这张温和坦率的脸，他好像又提不起愤怒的力气。

旁人都以为鄂顺沉默寡言，便是木讷可欺，实际上他只是有自己的判断和处世之道，一旦他决心要做的事，便决计不会半途而废。

他把殷郊的沉默当做允许，双手探进水下，去捞殷郊的腿。

殷郊慌忙地合起膝盖，却被抓着小腿抵在了池壁上，终于忍无可忍道：“我是男子！”

“无妨。”鄂顺一面认真地回答，一面用手掰开殷郊的膝盖，将一双长腿环在了自己腰上。

“你们……你们……”殷郊连说了两个“你们”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，他分明是男子的样貌，只因腿间多了一处不可言说的丹穴，便能惹得这些累世簪缨的显贵公卿都罔顾阴阳正道吗！

鄂顺的下身抵在殷郊的腿间，茎身与龟首不住地摩擦过会阴，每一下都让以为殷郊他要禽进来了，但他只是四处磨磨蹭蹭，弄得殷郊腿心一片酸麻，红肿的阴唇泌出汁水，被刮弄得又痒又疼。

“你要折腾到几时？”殷郊终于忍不住骂道，“要做就快些！”

鄂顺搂紧殷郊的腰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半晌才嗫嚅道：“琼英说，男女之事水到渠成，当无师自通，我……我哪里通去？”

殷郊瞪着他，不觉自己也红了脸，问：“谁是琼英？”

“阿姐嗯……我的侍女。”鄂顺老实地答。

那就是通房了。

贵族子弟到了束发之年便会由母亲做主，指派家世清白的侍女引导男女之事。殷郊是因为身体有异未尝经历，而鄂顺则是因为时常教养于太子妃身侧，鄂氏厌弃太子声色犬马，怜爱幼弟琼林玉质，认定他当与心悦之人初试云雨，便一再推延，直到祭祀高禘的王令下达之后，才匆匆遣了侍奉多年的心腹宫女去指点一二。

只是言传不如身教，何况鄂顺连言传也没领悟几分。

殷郊觉得无比荒谬，他身上压着的这个扬言要与他生子的狂徒，却还是个不经人事的童男吗？

鄂顺把羞得烫红的面颊埋入殷郊的胸脯，却惊讶的发现此处香滑柔软，甚为可爱，霎时间忘了羞耻，贴着脸颊轻蹭起来。他的耳廓蹭过挺立的乳珠，鼻尖戳进绵软的乳沟，几缕碎发掠过殷郊的锁骨和颈窝，弄得殷郊喘息着推搡起他的双肩：“别弄……别弄了……”

“你教我，”鄂顺抬起头，上眺的双眼显得尤为真挚，但随即他便含了殷郊的乳珠，舔弄品吮，像个无状的稚子，含含混混地重复，“你教我。”

左右是逃不过的，殷郊苦笑着想，他又想到那片碎在掌心的梓花，现在却连死也不能了。

倒不如让自己好受些吧。

“等等……”殷郊揪了一把鄂顺的发，迫使他片刻的安静下来。在他求知若渴的目光的注视下，殷郊抬起左腿攀上鄂顺的肩，另一条腿勾着他的腰胯借力，展开双腿间的旖旎风光，用手胡乱的指了指，道，“这里。”

鄂顺的喉结滚了滚，挺身过去，龟首顶在花穴前端的嫣红小果上，哑着嗓子问：“这里？”殷郊瞪他一眼，伸出一指，闪电般向下点了点那根东西，残留在指尖的触感却还是令他感到恶寒。茎身颤了颤，鄂顺的欲望好像又涨大了一圈，他注视着殷郊的脸，像雏鸟看着心爱的母亲，像学生看着敬爱的老师，禽了进去。

有一股又一股温湿的水随着鄂顺的推送挤进殷郊的身体，他感觉小腹涌起鼓胀的酸意，分不清那是泉水还是他自己流出的汁水。

鄂顺逐渐领悟了何为“水到渠成”，他平生还没有做过这样一件极乐的事，遵循本能蛮横地冲撞着，喘息声一时急过一时，像是正在攀这世上最高的山，走这世上最长的路。

殷郊的背被他撞得一下又一下地磕在池壁上，早已一片青红，娇嫩的女穴被迫连续承欢，此刻也要到了极限，脸上遂露出难耐的神色来。

鄂顺揉了揉他的唇角，即便没有经历过，也觉得他脸上的表情不对，强忍着停了下来，关心到：“有何处不适吗？”

殷郊在将到峰顶的时刻被他忽然一停，无异于被人扼了咽喉，一口气堵在嗓子眼，上下不能：“没有！”

鄂顺觑着他越发难看的脸色，自己揣度起缘由，终于想到池壁粗砺，娇贵的王孙恐怕承受不惯。

想通原委，他的手立即穿过殷郊腋下，霎时间天旋地转，水声湟湟，他自己挨着池壁靠下，把殷郊抱坐在膝上。

因着人体的重量，鄂顺的那根几乎一气顶进了胞宫，殷郊瞪大眼睛伏在他身上，许久都没有缓息过来。

鄂顺看出自己的好意并没能让殷郊疏解，但这一下又确实实尝到了妙处，于是私心不愿悔改，只缓缓摇着腰道：“我不懂，你来。”

殷郊倒在他怀中，只觉得内里有一块烙铁要将他的五脏洞穿，这个姿势若僵持下去，他多半要厥在这小子身上。

“好不好？你来。”鄂顺温软地哄他，还是让殷郊疑心他故意作贱，但人为刀俎，他也无力争辩。

他终于勾着鄂顺的脖子，竭力抬起身子又坐落下去，骑在男人身上禽弄起自己。饱满的臀肉一下下拍打着坚实的大腿，一双胸乳起伏摇曳，晃得鄂顺神魂颠倒。

鄂顺空了双手去抓他的胸乳，团在掌心或搓或捏，爱不释手，又把两团挤成一簇，埋首过去，或咬或舔，弄得一片爱痕。

“殿下有孕后，这里便会有奶水么？”鄂顺玩了半晌，好奇地问。

和他在一处久了，殷郊的羞耻心好像也变得薄弱起来，居然昏昏沉沉地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鄂顺却也满意这个答案，一脸的痴醉，道：“我想试试……”

殷郊无法理解鄂顺对他胸乳的眷爱，只知道乳首被人吮在口中的滋味很不好受，而且对方

还像是在期待能从那饱涨的一团里吮出什么本不存在的东西。

两人在这番胡闹之下一同攀赴巫山。

殷郊累得连手指都不愿挪动片羽，任由鄂顺将他抱出浴池放在榻上，用巾帕裹了，搓搓揉揉的擦拭身体。

一番纠缠下来，难免又干柴烈火，这一回殷郊干脆地闭了眼睛，由他自寻乐趣。

鄂顺抱着他的一条腿，侧身进入，一边动作一边摸索着殷郊尚且平坦的小腹，问：“这里可有了胎嗣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殷郊依旧答。

鄂顺也不在意，好像并不为寻求答案，只是为听一听殷郊的声音，笑吟吟地道：“无妨，我会等待与他相见。”

“到时只教他别在雪地上疾行，积雪柔软，但他看不到，哪一片雪下藏着石头。”

6.

崇应彪的人生，与殷郊是两条毫无交汇的栈道。

当殷郊在月色中降生时，他在北地的荒原上捕获了人生的第一只猎物——一只蓝羽的雉鸡。他在这片灌丛蹲了三日，设过陷阱，试过弓箭，施尽浑身解数才把它擒住。

三日前，父亲新纳的夫人骑马路过他们的营帐，笑他母亲粗陋不堪，难与下人分辨。那新夫人的耳上正坠着一只雉羽所作的耳环，那是更北边夷族女子的装饰，昭示着她是父亲又一场胜利所得的战资。

彼时，崇应彪的射术尚且不精，一箭过去毁了雉鸡大半的羽毛，他挑挑拣拣半天，从它的翼下拔了一支三寸长、色泽极好的蓝羽，准备回去送给母亲。

北地苦寒，婴孩时有早夭，为了保存人力只能不断生育，男女之风便格外开放。牧民们迁徙跋涉，留下露水情缘；部族间兼并斗争，互换战俘；因而许多孩子落生时都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又或是只见其母，不见其父。

崇应彪是后者，他的父亲虽是这片大陆上最尊贵的伯侯，但他从未因是他的儿子而得过半分好处。他在一顶还算温暖的帐篷里出生，父亲没有露面，只派随侍传递消息，赐了姓名。

站在崇侯虎的立场上，这样安排十分寻常，他子嗣众多，除了侯夫人所出的几个嫡子教养过一二，其他都是放任自流，野生野长。这些孩子长大后若是成才，他身边自有他们的位置，若是不能，也免去了许多肝火烦扰。

长大于那时的崇应彪来说还太遥远，现在他只想快点到家，把礼物带回给母亲。

收到那支雉羽的时候，母亲看不出欢喜，而是说：“应彪近日猎了一只獐子，你父亲很满意。”

崇应彪是大夫人的幼子，与崇应彪同日降生，只比他大半个时辰，人生却是另外一番天地。

崇应彪对母亲的反应感到失望，但他还是没有去猎獐子，而是又打了山雀，打了短尾鸫，收集了朱红的、翠色的羽毛送给她。母亲每一件都收下了，只是从来也不夸奖，从来也不使用。

崇应彪终于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了，母亲或许并不是不喜欢那些漂亮的鸟羽，而只是单纯地不喜欢他这么做而已。她始终在期待着，他能学会去猎獐子，去得父亲的满意。

当殷郊在梅园的雪景中奔跑时，崇应彪杀死了人生的第一个敌人。他的箭飞过旷野，洞穿了父亲的不知第几位新夫人的胸膛，讥诮的笑容凝固在那张年轻姣好的面容上，她从马上摔下来，跌进雪地里，鲜红的血液映照着雪景，比红梅还要美丽。

母亲狠狠打了他一巴掌，带着他跪在父亲门前求情。冰天雪地间，极寒的痛感钻进他的膝盖，刺进他的骨髓里。

父亲听了事情的原委，沉默片刻，忽然哈哈大笑，他把崇应彪从雪地上拉起来，赞许地拍了拍少年的双肩，说：“我儿男子血性，好！好！”

崇应彪看了看还跪在雪地里的母亲，又看了看裹着兽皮大氅的父亲，有些奇怪自己怎么早没有明白这个母亲向他明示过的道理——卑贱者的悲喜根本毫无意义，他从来就不该去打什么山雀和雉鸡。

他从那天开始疏远了母亲，努力做能让父亲称赞的儿子。

当殷郊穿着定制的皮甲被抱上高头大马，要去战场履行他的祥瑞之责的时候，崇应彪的母

亲死在了他出生的那顶帐篷里。

崇应彪不喜欢儿子太亲近生母，说是怕沾染上妇人脾性，崇应彪因此很少见母亲。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母子二人再见，居然觉察出些许陌生的尴尬来。

母亲看着他，好像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，只从袖中取出一只用雀蓝色雉羽做的耳坠，塞进了崇应彪手里。耳坠上点缀着朱红和翠色的染珠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色彩还亮丽如新。

“我儿若有新妇，当赠之……”看着披袍擗甲、已长得英武挺拔的儿子，她释然地叹息一声，咽了气。

看着手里的耳坠，崇应彪的心里没有什么情绪，他已经过了需要母亲爱护的年纪，那些他应得却未得的认可和夸奖，过了那个时间便没有任何意义，他所求的，早已不是母亲欢喜。

他更努力地成为令父亲称赞的儿子，去习武，去御敌，去杀更多的人。在母亲去世八年后，他成了北地军中的师氏，与几位兄长平起平坐，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招惹他，因为人们都知道，他十分热衷于看红梅盛开在雪地里。

直到祭祀高谋的王令传达到北伯侯府，父亲的手略过侯夫人身侧的崇应彪，直指向他，崇应彪忽然便觉得很荒谬。

很早他就听父亲提起过，殷商的王孙是个妖邪，这样的妖邪如果出生在北地，会立刻被丢去荒原喂狼，而如今他却要崇应彪和这个妖邪一起，成为王权和神明的祭品——明明崇应彪那个废物除了懂得飞鹰走犬外一无是处。

蝇营狗苟二十载，他自以为赢得了父亲的看重、旁人的敬畏和随心的权力，而他努力经营的一切，有的人却天生就握在手里。

走进享堂之前，崇应彪早就有了计划，他要让尊贵的王孙吃上足够的苦头，承受他从北地一路积累到此、却无处宣泄的滔天怨气。

殷郊赤条条的躺在榻上，对于陌生人的靠近已不做反应。崇应彪审视着遍布于他脖颈和胸膛的红痕、他乳晕和手腕上的齿印，露出嫌恶的神情：“看起来，战况激烈啊。”他用踏着鞋屨的脚踢开殷郊的膝盖，让殷郊腿间的狼藉曝之于外——腿侧涸一片阳精与淫液，穴口处的软肉红肿外翻，已成难以闭合的姿态。

崇应彪毫无怜悯之心地踩上去，冷冷地问：“殿下怎么不说话？是被男人尪昏了头吗？”

殷郊吃痛，难耐地低吟一声，依旧懒得理睬。崇应彪被他的无视激怒，暴戾地抓了他的长发，把他从榻上提起，阴沉沉地道：“让人睡烂了的婊子还跟我拿王孙殿下的架子？”

殷郊被迫看向他，露出一瞬纯净茫然的神情，一双眼睛显得又湿又亮，朱唇皓齿，轮廓深邃，像是刚刚完成化形的山魅。

崇应彪瞧他这副模样，心中涌起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情绪，他把这归结为施虐欲，随手扇了扇殷郊的脸颊，笑道：“有意思……可惜了，老子平生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。”

崇应彪的羞辱意外地令殷郊感到轻松，他总觉得面对他这副身体，嫌恶才是人之常情，他至今也不明白，殷启、姜文焕和鄂顺到底是哪里来的那种兴趣。他能承受男人的愤怒、羞辱和折磨，但再也不想承受男人的欲望了。

殷郊的放松很快被崇应彪察觉，在后者的计划里，尪他确实不在其列。崇应彪至少有一百种能让殷郊表面看上去完好无损，内里却受尽苦楚，几成废人的手段，但现在看来好像都不能让他真正的痛苦。

优秀的行刑者最懂得受刑人的恐惧所在，于是崇应彪改变了主意。

“小殿下，你太脏了，”崇应彪随心所欲地称呼殷郊，三指插进他的女穴里，胡乱地搅了几下，“这里被人插了多少遍了？嗯？还有这里和这里……”他摸上殷郊的奶子和嘴唇，卡着下颚把拇指塞进殷郊的嘴里：“给男人吹过吗？”

殷郊露出羞恼的表情，合着牙齿去咬崇应彪的手，但立刻挨了沉重的一耳光，被扇得背身摔在榻上。

崇应彪取了那段散在床上的绳索，把殷郊的双手背到身后，狠狠地绑了。眼前的一团黑雾还没散开，殷郊又被他推下床，箍着后颈按在了胯上。浓重的麝香味扑面而来，殷郊挣扎着往后退，却被按得更紧，口鼻隔着下裳贴在男根上，几乎要窒息。

“别急，一会儿就喂给你。”崇应彪调笑着解了革带，沉甸甸的欲望弹出来，打在殷郊脸上。满意的看到娇矜的小殿下露出惊恐的神情，他命令道：“含进去，敢用牙齿就卸了你的下巴。”

殷郊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忽然起了变化，明明这个男人对他表现出了十足的厌恶，怎么偏偏又选了这种方式作贱他？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，茎身突起的筋络触感在脸上游弋，他恶心得浑身发抖。

“听不懂人话？”崇应彪可没心情去照顾小殿下下的婉转心思，他愉悦的发现他已经成功让殷郊感受到了痛苦，就想要创造出更多。他掐住殷郊耳后的一处穴位，迫使殷郊张了口，随即蛮横地把性器塞了进去，直撞向殷郊的喉眼。

涎水顺着嘴角流下来，殷郊的脸颊酸麻，一点也使不上力，崇应彪的阳物就在他的口中自由进出，龟头碾过湿软的舌根，塞进喉咙的深处。

反胃的感觉涌上来，喉咙痉挛着吞咽，反而把那根东西送的更深，殷郊被他呛得翻出眼白，幻觉自己要把男人的阳根吞进腹中。

眼见殷郊已经无力反抗，崇应彪松开了挟制他穴位的手，揉了揉殷郊鼓胀的脸颊，故意在他脸上顶出龟首的形状，欣赏殷郊被迫为他吹箫的媚态。

殷郊感觉两颌酸胀得好似已经脱臼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口中的巨物忽然跳了跳，他明白那是男人即将发泄的前兆，喉咙里发出一连串急促破碎的呜咽，摇头挣扎着，拼命想改变可以预见的结局。

崇应彪停下向前抽送的动作，温柔地捧起殷郊的脸，拇指摩挲着他因包裹着性器而完全撑圆的唇，近乎残忍地笑了：“小殿下，好好尝尝。”

暖流溅射进殷郊的口腔，腥膻的味道逐渐散开，他睁大了眼，表情一瞬间变得空白，继而后知后觉地干呕起来。

性器从他口中滑出，牵连出勾丝的白浊和津液，崇应彪扶着茎身，在他脸上揩了揩，问：“喜欢吗？阳精的味道怎么样？”

殷郊趴在地上疯狂地干呕起来，因为高禡祭将近，他心情郁结，一日都未曾进食，如今腹中并没有残羹可吐，只有胃里的酸液混合着男人的秽物和他自己的涕泪落在地上。

他开始认可了崇应彪的评价，这样的他，实在是很脏。

崇应彪不曾设想一次口活便能把殷郊折磨成这副神魂俱裂的模样，心下顿时有些鄙夷，还真就是金枝玉叶、不知人间疾苦吗？

他用履尖踢了踢殷郊的腿，不耐烦地问：“还能喘气吗？”

殷郊木然地转过头来，喉咙像吞碳一般灼痛着，半晌才哑着嗓子，脱出一句：“禽兽……”

崇应彪简直要觉得殷郊可爱了，他哈哈大笑，伸手把无力挣扎的小殿下抱回榻上，道：“连骂人都不會吗？”他又摸了摸貌似乖巧的小殿下的头发，悉心教导到：“来，我教你，‘你是个猪狗不如的跳梁小丑，六亲不认的衣冠禽兽，活该要穿心烂肺、灭门绝户，下到地府，永不超生’！”

他骂人的时候面容阴鸷冷酷，凶煞的戾气似乎要溢出眉峰，仿佛和口中这个“你”有着什么血海深仇。

殷郊躺在榻上不说话，崇应彪心不在焉地摸了他的头发一会，渐渐平复下来，很快又变成那副狼心狗肺的模样。

他决心做禽兽不做凶煞的时候，殷郊就又要遭殃了。

“我们北地民风彪悍，也就是你们常说的‘野蛮’，”崇应彪把披在肩头的整张狼皮解下来，铺在榻上，拨弄着殷郊的肩膀令他趴伏上去，又俯身到殷郊耳畔道，“我见识过的房中事，保准小殿下闻所未闻、想未敢想，今天便一并教给小殿下罢。”

野兽的毛皮坚硬粗糙，殷郊赤身裸体的趴在上面，皮肤被刺得一阵痒痛，遍布爱痕的胸乳和下体的触感更是令人难以言喻。他的背生得极美，顺滑的沟壑沿着脊骨蜿蜒而下，隐在腰际，后腰上居然有两处凹陷，仿佛专为男子做抓手之用，饱满挺翘的双丘之间还有一处幽峡未被叨扰，引诱着观者去一探究竟。

崇应彪伸了两指进殷郊的口中搅弄片刻，差点挨了咬，但这回他并不着恼，而是拔了手指出来，掰开殷郊的臀瓣，直探后庭。

殷郊被惊得向前爬行，却被崇应彪一只手按在原地，接纳了异物的侵犯。

“你！那处……那处不是……”殷郊惨白了脸色，口不成言。

“不是用来挨禽的？”崇应彪晒笑着接了他的话，“我说过，小殿下对房中事的了解远比不上我们北地蛮人，需得仔细学了，勤加练习——”他像鱼贩掏挖鱼腹脏器等时一般，用双指剖开殷郊的身体，借着那点津液的润滑，蛮力地塞入，然而却只堪堪进入了一个半指节便难以继续前行。

“放松点！”崇应彪烦躁地扇了一巴掌殷郊的臀，果不其然引得小殿下羞耻得一颤，“现在夹这么紧干什么？等进去了让你夹个爽！”

进去？什么进去？殷郊昏昏沉沉地想着，那处连容下两根手指都十分艰难，还有什么东西能进的去？

崇应彪终于意识到光靠蛮力没办法打开那处禁地，他把手指退出来，从榻上离开了。

殷郊背上已覆了一层因疼痛产生的薄汗，他趴在狼皮上，双手背缚的姿势让他看不见崇应彪的动作，只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

崇应彪很快回来了，手中执了一物，把其中的液体尽数倾倒在殷郊臀上。

“啊——”殷郊惨叫出声，灼烧的剧痛从臀峰往腰背和大腿蔓延，他几乎以为自己被活生生剥去了一层皮。

“别这么娇气。”崇应彪毫无怜悯地说，他手中的器物是树形青铜灯上的一枝，被他拔了灯芯，只留着尚且滚烫的灯油用来倒在殷郊身上。

他抹开迅速在皮肤上冷却的灯油，引导这些滑腻的油液流向殷郊双股之间，用手指穿刺着涂抹进后庭里。

动物油脂熬成的灯油带着一种腻腻的香气，在崇应彪手指的摩擦下逐渐凝成乳白色的膏脂，发出咕叽咕叽的声响。

灰狼银黑间次的皮毛映衬着殷郊蜜色的裸背，他的臀上浮着一片烫伤的红痕，后背被汗水浸湿，长发凌乱地散在颈侧，显出极尽暧昧煽情的模样。兴之所至，崇应彪忽然捉了他身下的狼尾，将那一簇深色的毛尖塞进了殷郊的后穴里。

兽毛进入体内带来的怪异感官逼得殷郊哭叫起来：“不要！不要这个！拿出去……”

崇应彪坏心思地把狼尾又往穴中塞了一节，佯装惊讶道：“殿下怎么生有一尾，难道果真是妖孽降世？”

殷郊流着泪，已发不出声音，只能尽力地摇着头。崇应彪判断，他已经成功毁坏了殷郊。

“不想要这个？”崇应彪轻轻抽了抽露在外面的半截狼尾，关切到，“那小殿下想要什么？”

殷郊继续摇着头，没有答话。崇应彪便伏在他耳边，半是引诱半是威胁地柔声低语：“你不说，就是还想要这头死了的禽兽禽你？”

“不要……”殷郊终于说，他受不了那东西往身体里再进半分了，除了它，什么都好。

崇应彪鼓励地摸了摸他的耳朵，继续引导：“有求于人的时候，是不是该展现出诚意来？”

殷郊神思混沌地想了想，侧脸顶着狼头，双膝磨蹭着上移，腰臀抬高，终于摆成一个趴跪的姿势，才斜着眼睛看向崇应彪，说：“不要狼尾，求你……”

崇应彪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骚货，立即抽出那条碍事的狼尾，扶着性器狠力禽到了底。殷郊哀叫一声，身体绷成了一张拉满的弓，又像是一匹被降服的马，崇应彪于是提了绑缚殷郊的绳索，像骑一匹烈马那样骑他，他每次抽插都几乎全部拔出又尽数没入，沉重的囊袋拍打着殷郊的腿根，发出淫浪的声响。

崇应彪爽得头皮发麻，只觉得眼前一片烟霞烈火，大约能理解太子和其他两位公子为何在室内耽误了那么长时间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又恨起殷郊来，恨他淫荡无耻，恨他辗转承欢，他这副痴态怕是早都让其他男人看了个遍，却只在他崇应彪这里装了半天的贞洁烈女。是谁吃够了他的奶子，又是谁禽熟了他的阴穴？

崇应彪给殷郊定了荡妇的罪名，忽然便把他从榻上拉起来，就着阳物还埋在他身体里姿势，把人半抱半推搡着带到了浴池边。

“婊子！”崇应彪恶狠狠地把殷郊压在池边，阳具进到极深的地方，恨不得把囊袋也一起塞进去。殷郊难耐地往前逃了逃，这下更激怒了崇应彪，他忽然就发起疯来，按着殷郊的后首，狠狠把殷郊的头浸进了泉水里。

殷郊疯狂地在水中挣扎起来，窒息带来的痛苦使他的身体紧绷，后穴咬紧了崇应彪的欲望。崇应彪被夹得爽痛至极，更是动了杀死殷郊的念头：把他溺死在水池里，泉水和死亡会洗去他身上所有其他男人留下的污秽，然后他会射满他的穴，永久拥有他死去的躯体。没有人比崇应彪更懂得死亡究竟有多美丽，你憎恨的人，死亡带来欣喜；你深爱的人，死亡带来永恒。

但殷郊挣扎得太激烈了，他拼命抗拒着崇应彪的好意，抗拒到崇应彪觉得无趣。当崇应彪终于决定放过殷郊的时候，殷郊几乎已经不动了。

“下贱的小婊子，”崇应彪知道殷郊还活着，只是昏了过去，他觉得格外失望，但不知道是在失望殷郊的怯懦，还是失望自己的心软，“你看看你，都脏成什么样了？明明有机会洗干净



净的，怎么怕成这样？”

殷郊缓了半晌，咳出一口水来，才算是有了生气。生死轮转，他一时忘了自己所处的境地，以为还在王子宫中那座盛开着梓花的庭院里。

他的眼角落下一滴清泪，至纯至净，宛若银星坠地，唇角微微扬起，笑容渺茫而际远，唤道：“母亲……”

崇应彪死死盯着他眼角的哪颗小痣，受了蛊惑般去吻他的泪。微苦的味道沾上舌尖，意外地至人成瘾。他舔过殷郊的眼睑，感到对方翕了眼睛，繁密的羽睫扫过他的舌尖，痒痒麻麻。

崇应彪忽然感觉自己的左胸膛内，有什么沉寂许久的东西微微跳动了一下。

他把殷郊抱进怀里，一边禽弄一边梳理那些因浸过水而变得卷曲的长发。这副模样的殷郊有种异域方夷的风情，让崇应彪想起一些并不愉快的回忆。

“不想死也行，”崇应彪感觉自己实在是宽宏大量，他捏住殷郊的左耳垂，用力揉搓了几下，又从挂在腰上的衣袋里摸出了什么东西，“但得给你留个标记，证明你是我崇应彪的婊子，以后你想在别的男人怀里发骚，就得想一想——”

细小的刺痛从耳垂传来，这种程度的疼痛已经无法引起殷郊的任何反应。他的耳垂上坠下来轻盈纤长的一物——雀蓝色的雉羽作穗，朱红、碧色的染珠点缀，纯银绕成耳钩——是夷方女子的饰物。

“你这样肮脏下贱的身子，除了我这种禽兽以外，没有人不嫌弃，”雀蓝色的耳坠在殷郊的耳畔摇曳生辉，冶艳妖异，崇应彪的眼底燃起狂热疯癫的火，“你离不开男人了！没有肉棒给你吃，你身上所有的小嘴都要发疯。只有我愿意禽你，只有我不嫌弃你脏！”

殷郊的后穴被完全禽开了，禽成了崇应彪想要的形状，他的男根没有力气再抬头，只可怜兮兮的半勃着，倒是女穴意犹未尽，吐出一股又一股剔透的淫液，滑落在崇应彪的小腹上。

“只有你愿意禽我，只有你……不嫌我脏……”殷郊喃喃地重复着，并不能理解自己在说什么。

“对。”崇应彪奖励地吻了吻他的额角，在激潮即将到来的瞬间拔出殷郊的后穴，插进他嫌弃的女穴里，温柔的甬道轻易地包容接纳了他，他泄在湿软的内里。

“给我生个孩子吧，”崇应彪抵在宫口喘息，忽而笑了，“我忽然好奇，禽兽和妖邪，究竟会生出个什么东西。”

## 7.

姬发自幼时，便知道自己与旁人不同。

这不是什么自视甚高的妄言，而是困扰他多年的心结。

他年幼时，母亲太姒尚在，常带他游于山野，亲近自然，以识万物。

某日，太姒欲开蒙幼子，便问他：“何为人间之美？”

姬发想了想，先指了指身边的太姒，再指了指眼前的麦田，最后指了指策马于阡陌的长兄姬考，答道：“母亲为美，谷食亦美，不及哥哥。”

太姒听罢忍俊不禁，抱他过来，道：“原是你哥哥娇纵你，不似阿母严厉。”

于是，姬发的“不同”便藏在童言无忌里，没有显现半点踪迹。

这“不同”随着年岁增长，在姬发少年时初露端倪。那时他正与宗族子弟一同学武修文，彼此亲厚，百无禁忌。

一日，他们中的年长者神秘地召集众人，说有好事分享。一众半大小子于是熙熙攘攘地翻出演武场，穿街走巷，在一处被低矮院墙围着的屋舍前停下来，只听闻其中似有声响。

“这算什么好事？”吕公望不解道。

“小点声！”召集者满眼兴奋，捡了一根长树枝去挑那屋的窗户，“看！”

众人屏息凝神地看过去，却见那扒开的窗缝里，摆着一张几乎填满室内的床，一名美貌少女裸身跨坐在身下男子的腰腹上，胸前堆雪叠浪，腰似弱柳扶风，恁生婀娜，楚楚动人。

“是我哥哥的外室，据说是南都来的舞娘。”召集者颇为自得道。

一朝回神，有人红了脸，有人丢了魂，有人拂袖离去。

姬发夹在继续留守的人群中，心中生出置身事外的疏离，他因好奇留下，不懂眼前之景缘何是“好事”，不懂友人们渐促的喘息。

有好事者过来碰了碰他的肩膀，问：“如何？”

姬发想了想，答：“美则美矣，也止于此。”

于是有人称他“正人君子”，有人笑他“装腔作势”，有人说他“眼光甚高，不愧是伯侯公子”。那夜，姬发梦遇云雨，梦中人面目朦胧，似乎笼罩于浓雾之后，只能窥见乌发曳地，蜂腰猿背，确是一副少年形貌。

他蓦然惊醒，神魂不定，终于懂得了白日的疏离从何而来——他并非正人君子，只是欲求不在女子。

这番认识让姬发大病一场，病中的他忧思百转，却怎么也想不通为何如此。他从小所学不外乎“天地之法，阴阳之道”，男女情爱、婚姻嫁娶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怎么到了他这里陡生变故？若他执意不遵阴阳之契，不守人伦之道，是否要被皇天惩戒，罚之弃之？他想不通，只能越病越重。

姬昌前来探望时，姬发把心中秘事隐去，只含混地问：“父亲，天下可有不循阴阳之事？”姬昌用那双睿智沉静的眼睛看着他，恍惚间让姬发觉得自己无处遁形，就在他以为父亲已经参破了自己这场大病的原因的时候，姬昌却道：“殷氏有子，其名为郊，阴阳和合，以为祥瑞。”

原来真是有的吗？姬发燃起一丝希望，那种被天所弃的孤独顿时有了寄托。

殷郊，殷郊。

姬发在唇齿间咀嚼这个名字，把它当作能救自己的良药。

殷郊，殷郊。

你我都不循天道，若真有天罚，一道承受可好？

殷郊，殷郊。

天生你有异，你可曾有恨？及长于今夕，你可曾有爱？

他们素昧平生，“殷郊”却已陪姬发言及爱恨，渡了生死。

束发之年，姬发以游学为由离开了西岐，一方面是躲避族中长辈对他婚事的议论，另一方面是他不愿再困于心中的樊篱，想去看看九州方圆、寰宇乾坤。

他想，若能爱天下，便不再耽于爱男子女子了。

他去了楚州垂钓，去了邠州拾穗，见了群山环抱、大河围绕的丰饶气势，在经过秦州时遇上夷方之乱，便隐姓埋名投身行伍，做了秦州军中最低级的军士。

夷方之乱自成汤立国便有之，缠绵五百年，干戈未止。那次征夷之战十分惨烈，借着对秦州以南奇险山势的熟识，夷人诱杀了近万的秦州士卒，商王震怒，派二王子殷寿领兵增援。

姬发刚到秦州军中的时候，百夫长见他年少，又听他说学过弓马骑射，便安排他去照料战马。但战事日渐吃紧，秦州军死伤惨重，连伙夫都充入了行伍，当然也包括他这个马倌。那是他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，任何戏文典籍里所写的，都不及他亲身经历的万一。

夷人在山麓设下陷阱，马匹陷入沟渠之中，黑油被淋上在此地生长了百年的巨树，借着风力燃成漫天山火。身边的同伴或是被流矢击杀，或是被烈火烧死，更有甚者，被惊了的战马生生踏成了肉泥。

姬发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，眼前是遮天蔽日的黑烟，山火的炽热凝成浮动在空中、肉眼可见的波纹。四下的哀嚎在耳鸣中化作寂静，姬发极自然地想到了死。

然后他看见有人闯过烟与火的壁垒，策马而来，像神祇降下的怜悯，隔开了接引生魂的阎罗。

“手！”

姬发听见马上的人说。

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伸出手来，等他的意识从本能手中夺回身体控制权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那人的马背上，一同投身烈火。

姬发环着那人的腰，闻到他身上血与硝烟的气息，沸腾的天地间他只是暖的，像翦落的金乌，融成一握潺潺的月光。

突围之后，他们原本应该退回营地，但山火和敌人在身后追赶，周围的山林在狂奔之中变得渐次陌生。等到四周只剩下风扫断叶的声音之后，那人终于勒马，仰头看看天，道：“跑马失道，看来只能等夜升北斗，才好回营。”他顿了顿，侧过脸来瞧瞧身后的姬发，又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姬发看着他的侧脸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这拯救了他的神祇看上去还很年轻，盔冕应当是在

作战中遗失了，只束着发，山庭间似乎蕴着峦岫玉嶂的毓色，眼尾一点小痣流韵无双，当真是艳若山岚，寂如远峰。

小神君似乎担心姬发受了什么暗伤，关切地捏了捏他箍在自己腰间的腕，问：“哪里不舒服么？”

姬发像是被银索蛰了一般抽回手来，心道莫非自己还是没能逃出那场大火，答了：“我没事……”他并非没事，倒地的战马至少砸断了他的三根肋骨和一根胫骨，右臂被流矢刮过，突围时又被火灼了一道，血确实止住了，被燎伤的肉却还实打实地剧痛着，使他无力抬手。

两人从马上下来的时候，姬发差点一径跌进泥里，小神君没多想就把他背起，一手牵了战马，往隐蔽处寻去。

又耗费了不少时间，他们终于寻到一处山洞，系了马，安顿下来，小神君便来查看姬发的伤势。此时，死里逃生的幸运才算有了实感，姬发心里松懈下来，灵台反倒一片混沌，迷迷糊糊地散了神识。

一双手探到他额上摸了摸，道：“你发热了，我去找些草药来。”姬发想叫住他别走，但已经发不出声音。

小神君离开的时辰实在是漫长难捱，姬发一个人躺在只有风过空壁的山洞里，心里居然感到了些许委屈。他疑心自己是不是被抛弃了，于是晕沉沉地翻了身，往洞口爬过去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！”小神君终于出现在洞口，匆忙跑来，把姬发扶回了有蕨草铺垫的简易席榻。姬发一把抓住他的护腕，宁死也不肯松开了。

小神君无奈地依着他坐下来，把刚采回来的黄芪放进嘴里嚼了，苦得直皱眉，一边往他的伤处敷，一边说：“只有这些，你将就将就吧，断骨只能回去找随军的大夫了。”

姬发抓着他的护腕昏昏沉沉地睡了，灰色的梦魇压在额上，姬发梦见母亲抱他走过的麦田，梦见初次发觉自己欲求的晚上，梦见血火交织的战场，不住地发起抖来。

那双抚过他额头，慰过他伤处，救过他性命的手忽然又向他伸来。姬发感觉自己升上天庭，落入云间——居然枕在了小神君的膝上。

瑶台的歌谣依稀传来，姬发听见歌者身上苦涩而温暖的草木馨香。

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南风之煦兮，可以疏吾民之怀兮……”

这歌谣一直断断续续哼唱到后半夜，姬发半醒之间问道：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“《南风》。”

“是你的名字，还是这歌？”

小神君笑了笑，没有作答。

姬发彻底清醒时已是第二日清晨了，早就错过了能借星象确定方位的时间，他还枕在小神君的膝上，对方垂眸浅眠，他方一动便醒了。

“你醒了？”姬发得到了一张笑颜，脸颊陷下两处涡旋，看起来分外明媚，“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姬发尝试动了动身体，高热之后的四肢绵软无力，右臂还是抬不起来，断裂的几根骨头已经痛至麻木，觉察不出什么感受，于是答：“好多了。”

“那便好，我们必须得走了。”小神君的笑容消失了，眉目间显露出隐隐的忧虑，“推延一夜不曾回营，军中恐怕有变。”他扶姬发躺下，去牵马过来，又扶姬发上马。

姬发环着他的腰在马上坐住，刚想宽慰几句，忽然就想起了昨夜半梦半醒之间说的话，于是又问：“南风，是你的名字吗？”

小神君顿了顿，道：“便这么叫吧。”

他们只花了昨日一半的时间就找到了来路，指引他们的是直上九霄的黑烟——昨日那场遮天蔽日的山火并未熄灭，反而像是要将这一望无际的密林都化作薪柴，直烧得天作鼎，地作鼎，烹食万物，祭祀乾坤。

他们停在火的屏障前，看见成群的飞鸟走兽来不及逃窜，被火舌卷了投入林间。鸟兽在旷谷间哀鸣，仿佛整座山林都在恸哭。

姬发看见南风的眼里落下一滴泪来，极轻极快，仿佛流星坠地，须臾便了无踪迹。姬发不知道这滴泪是为了眼前这些投林的鸟兽，还是死在烈火中的殷商勇士，他只是忽然感受到了近乎神明的慈悲——我泣苍生何辜。

然后这时候，沉重的天穹和浊染的灰云压了下来，霹雳银鞭抽开碧落，雷声乍起，震慑尘寰。一颗、两颗、无数颗，霖霖雨落，人烟寂灭，万物得生。

那就是神迹了，姬发想，他正怀抱着神明。

而凡人爱重神明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他们终于返回了营地，姬发被送回秦州军驻处，由军医接手，南风却像是有其他的要紧事要做，很快与他分别。

分别前，姬发没来得及询问他真正的名字，只能忍着接骨的疼痛，对即将扶帘出帐的人道：“我叫姬发，西岐的姬发，救命之恩不敢忘，来日我去寻你，必当谢忱！”

南风笑了笑，回眸道：“好啊。”

8.

将要见到殷郊的时候，姬发有些紧张。

他曾一厢情愿的把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划进自己的阵营，当做可以倾吐心事的挚友，但真实的殷郊于他而言却是完全陌生的，他不知晓殷郊的相貌，不知晓殷郊的性情，唯一知晓的只有他们相见的方式地点实在十分糟糕。

他走进这间神祠，并不为了拯救陌生的挚友，而是想告诉他，自己已经接受了天生有异的事实，自己已经知晓什么是爱了。这未免有些炫耀之嫌，但除了殷郊，姬发再也想不到还能对谁说这件事。他怀揣着从西岐带来的灵药，希望能逢着一个想象中的知己。

姬发走过依旧散着雾气的浴池，寻到那张凌乱的床榻边。床榻上散着被衾、衣裳、四色的大带，甚至一张狼皮，这些东西被卷在一起，筑成柔软的巢穴。殷郊就躲在这巢穴里，蜷着手脚，蒙着头面，耸成高大的一团，半点不露形貌。

姬发顿时有些心软，他想了想，还是以陌生臣子的礼节称呼他到：“殿下。”

榻上的一团动了动，没人应答。

姬发只好再走近些，又道：“殿下。”

那一团衣物簌簌地颤了颤，终于不情不愿地拉开一道小口子，一双哭得通红的眼怯生生地往外看，道：“我不想要了……”

姬发怔在原地，只一眼他就认出了那双眼睛，那双在他无数不可言说的梦境里出现过的眼睛，他见过那双眼睛垂泪，在梦里吻过眼睛的主人。

“南风……殷郊？！”

姬发激动地去捉榻上的人，吓得殷郊又缩回衣衾筑的巢里，但姬发立刻把这一大团衣物连同一起拢在怀里，翻开狼皮去寻殷郊的脸。

人总算是剥了出来，果真是小神君那副玉质金相，只是乌发卷曲，眉眼风流，耳畔还坠着一支雀蓝色的雉羽，少了许多高不可攀的雍容，多了几份摄人心魄的妖娇来。

那日营地一别，姬发再去寻南风的踪迹，却问遍军中都说未曾见过这样一号人物，仿佛他的经历真成了遇神。后来才有高阶的老士官告诉他：“许是王都来的人，只是二王子殿下的大军已经迁去了别处，军情机密，怕是难寻。战场上生死恩情太多，你只当是一场机缘，勿要强求了。”

姬发不听，仍要寻找，只是却如老士官所说，一直没有下落，这一晃便是三年。

姬发看着眼前这朝思暮想的人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又唤他的名字：“殷郊，殷郊……”

殷郊似乎会错了他的意，哀怨地睁了眼，松开了紧抓衣袍的手，任由那些蔽体的织物滑落，露出美好诱人的肉体。他缓缓打开膝盖，讨好地去环姬发的腰，道：“轻一点……好不好？”

姬发把他扑倒在榻上，死死地抱紧了，目眦欲裂，恨不能提剑去杀了那个站在高谋神像脚下无动于衷的自己：“殷郊……怎么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”

殷郊不懂姬发的滔天悔恨，只为自己的邀请没有得到回应而感到困惑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溢出眼眶，浸湿了姬发的衣襟：“你不要我吗？是因为……我脏？只有他愿意禽我，只有他不嫌我脏……”

姬发几乎要被殷郊的话杀死了，他哑着嗓子，眼底的光成了凶狠的血色，问：“谁说的？谁敢这样说你？”他已经猜到了那人的姓名，脑海中已将他碎尸万段。

殷郊忽然又不哭了，露出满脸迷茫的神色，迟疑地摇了摇头。姬发这才感觉到自己拥抱着的这具身体那不正常的高热，他伸手摸了摸殷郊的额头，被烫得心惊：“你发热了，让我看看。”他把那些原本为“殷郊”带来的灵药翻出来，如今却用在了他的神君身上。为“殷郊”带药时他不过是个慷慨的施与者，为殷郊治伤却更像是在医治他自己——为使他那颗被悔恨割裂的千疮百孔的心，能有一刹那的愈合喘息。

姬发为殷郊手腕上的齿痕、四肢和脖颈的绳印、腰臀的烫红上药，动作温柔细致，好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的珍宝，使人难以抗拒。殷郊好像也感受到了他的善意，温顺地任由摆弄，一双大而深邃的眼睛迷迷蒙蒙地看着他，神情仿佛初生的幼兽，还没有学会提防万物中最危险的人类。

姬发一边为他上药，一边在心里赐死了自己，表面上能寻找的伤痕都做了处理，终于到了最紧要的地方。他停了停，用手指沾了清凉的药膏，探向殷郊的花蒂。

殷郊呻吟了一声，被调教得极敏感的身体立刻有了反应，颤颤地想要吃进姬发的手指。他红着脸靠进姬发怀里，脸上的神情既害怕又期待，被熟悉的方式对待让他感到安心，不过是又一重欲望，总好过未知的诉求。

除了这个，他也没什么能给的了。

“听话。”姬发不动声色地继续涂抹殷郊的穴口，不曾越过雷池半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经硬得发痛，但他把这痛苦当作应得的惩罚，仔细地品尝着它。

殷郊被他摸得发抖，女穴含羞带怯地吐出玉露，散发出微腥的甜香，沾湿了姬发的手背。

姬发抬起手，细细端详起那些湿滑的银丝，直看得神志不清的殷郊也感受到了羞耻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殷郊羞愧地想解释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道歉，“对不起……”

姬发看他一副又要哭了的样子，在他眼前把手背靠向唇边，伸出舌一寸寸地舔舐起那些蜜液来。

殷郊只觉得灵台里又烧了一把火，烫得他落泪，从小受过的礼教刻进他的骨髓，即便是神志不清也驱使他道：“不要……好脏……”

姬发把最后一寸蜜液舔净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怎么会？”

殷郊怔怔地听着，混沌的神思无法帮他分析眼前的状况，被伤害和羞辱的记忆控制着他的行动，于是在姬发的手指返回他的腿间，即将触碰后庭的时候，他剧烈地挣扎起来：“不可以……”

姬发压着他又怕伤了他，只能用哄的：“不怕，只是上药，我不碰你。”

殷郊还是摇头，雀蓝色的耳坠在他的颊边跳跃，妖异冶艳至极，噙着泪说：“不可以，他不许。”

姬发几乎是暴怒而起，一拳挥来，让殷郊以为自己要挨打，急急闭上了眼睛。然而那一拳落在了床头，击碎了雕花的木栏。姬发的指节流了血，殷郊能清晰地听见他骨头咯吱作响，牙齿嘶嘶摩擦的声音，睁眼却只看见一张温柔和煦的脸。

“不用管他说什么，郊郊，”姬发藏起那只沾血的手，用干净的那只抚摸着殷郊的眼尾，微笑，“死人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。”

姬发带来的恐惧和他施与的温柔一样，有种奇异的安抚感。殷郊或许是怕了，或许是累了，总之没再挣扎，沉默着让姬发为他引出存在后庭里的男人的阳精，上好了药。那些清凉的药膏抚慰着他疲惫的身体，他渐渐困了，随时要睡去。

姬发最后取下了那只耳坠，厌弃地丢下床去。又学着小神君当年对他做过的那样，把殷郊抱在膝上，轻声哼唱：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

熟悉的歌谣似乎唤回了殷郊的神志，他忽然睁开眼，目光澄明地抬起手，仿佛因好奇而想要触碰姬发的脸：“你不想禽我，你想要什么？”

姬发知道他还是没有清醒，平常的殷郊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。但他还是珍而重之地握住殷郊的那只手，放在唇边吻了，说：“我想爱你。”

“南风之煦兮，可以疏吾民之怀兮。南风之回兮，可以慰吾民之伤兮。”

9.

殷郊听见熟悉的歌谣，恍惚间以为自己回到了八岁的时候，正卧在母亲的膝上。

但是母亲的膝盖不似这般坚实，身上也不是这种麦穗与草药的木质清香，于是他清醒过来，与姬发四目相对。

一时无言，姬发伸手来探他的额头，只说：“好些了，还有些低热。”

殷郊不说话，只这么看着姬发。姬发的手在摸过他的额头之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继续抚摸着他的脸庞，好像要确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一样。

“记得我么？”姬发一边描摹殷郊的眉眼一边问，他心里其实有些怕，怕对他而言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救命恩情，对殷郊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的等闲日常。

殷郊轻笑了一下，这让姬发又看见了那两处他爱极了的涡旋：“你寻到我了。”

姬发的手有些颤抖：“迟了么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还是笑：“只要你来，什么时候都不迟。”

姬发抬起他的身子，将他饱了满怀，沉声道：“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把外面的人都杀了。”

殷郊靠在他肩上，无声地弯了弯嘴角：“西岐不要了？”

这个问题在殷郊昏睡的时候姬发就已想过了，于是没有任何迟疑：“殷启不仁，天不允嗣，高谋祠大火，四伯侯之子与公子郊俱死。”

“不可。”殷郊摇头。

“你若恨极殷启，我自另有筹算，”姬发松开殷郊，眼中已有哀求之色，“能不能不要大商？”

殷郊的脸上有了触动的神色，似乎没想到姬发会有此一说，他没有回答，反问道：“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便去做。我说什么都可以么？”

姬发握住他的一段青丝，像个虔诚的信徒一样亲吻：“是。”

殷郊跪坐起来，拥住姬发的肩，把他的脸埋进自己敞开的胸膛：“那爱我吧，像你所说的那样的爱我。”他抓住姬发的手，引导他伸进自己身上这件由他披上的寝衣：“我不愿意为其他人诞育子嗣。”他的腿跨过姬发的腰，腿心的软肉隔着下裳摩擦姬发的欲望：“洗净我，填满我。”

“这是我全部的愿望。”

姬发抱着殷郊滚到在榻上，在他最活色生香的春梦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景象。他的小神君是圣洁的、庄重的，他即便有渎神的心也不敢在床上要他太狠。但此刻殷郊像个温柔的母亲那样，抱着姬发的头，把乳首送到他的嘴边。姬发颤抖地含了，在唇齿间舔咬吮吸，殷郊就用指尖顺着他的发，示意他再用力些。

花穴不需要任何润滑，经历了药膏半夜的修复，红肿已消退不少，此刻正兴奋地迎接男人的到来。姬发遵循殷郊的愿望，爱他，填满他，阳茎深深顶到宫口，每一下抽插都带着潺潺的水声，仿佛正冒犯一方春水盈波的池塘。

殷郊轻声吟哦，花穴被酸胀充满，细细微微地颤着，他纵容姬发用要把他禽进床板的力度插入，从中享受肉体的欢愉。被这么禽了一会，他轻轻推了推姬发的肩，他虔诚的冒犯者果然红着眼睛停下来，由着他的意思起身。两人缠绵着换了位置，殷郊骑在姬发的胯上，摆动腰肢用泥泞的穴吞吃他的欲望，阳茎进入前所未有的深度，他的整个身体已为姬发敞开。

姬发扶着殷郊的腰，忽然想起自己初次梦遇云雨所见的朦胧少年，现在那少年的面貌终于清晰起来，他青丝如瀑，眉眼稠丽，腰钩霜月，拥雪成峰，端的是一副祸国倾城的模样。姬发受了蛊惑一般抬身，准备去吻殷郊的唇，但殷郊即刻往后避了避，又像怕他失望似的，引着他的一只手去探后庭。

“这里，也可以……”殷郊的颊边绯红，眼中盛着潋潋的水光。

姬发从善如流地向前倾身，托着殷郊的膝窝把他颠起，退出花穴，埋进后庭。两人都发出一声喟叹，这两处小穴是不一样的销魂，女穴潮湿柔润，似仙泽泉眼；后庭紧致火热，似革袋盛栗；姬发变换着进入，毫无规律可循，让殷郊无法预测下一次他将禽进哪里。两处小穴都期待又紧张，汨汨流出爱液，弄得下身一片湿沥沥。

在欲海翻覆的情潮里，纷乱的思绪涌入殷郊的脑海，他想起母亲挡在他与父亲之间，厉声痛斥：“你自去争你那天下！为何要舍了我的郊儿？”

父亲的脸冷峻如斯，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：“姜氏，勿要疯言。”

殷郊蒙住眼，试图阻止记忆的涌入。

姬发察觉他的异样，去捉他的手，去吻他的唇，然而这一次还是被避开了。殷郊又想弥补他，像尾蛟一般缠上姬发的腰，紧锁住姬发的欲望，媚肉无餍地吮食着，引他泄入胞宫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姬发到底没被欲念冲昏头脑，喘息着握了殷郊的下巴，非要问个究竟。

殷郊避开他的目光，支吾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我……我吞过……”

姬发的眸色暗下去，懂了他的意思，低低笑了：“我当是什么……不许去想了，不是要我爱你？那只想着我就够了。”

说罢，他又要吻，殷郊还是不肯。

姬发拧眉沉思了片刻，忽然不顾殷郊的意愿，往他口中伸进一指，细细摸索起来：“到底有什么事瞒我？不许扯谎。”

殷郊瞪眼看着他，试探地咬了一口也没把那作乱的指节逐出去。

姬发忽略手指上的刺痛，只当是被不懂事的幼猫幼犬咬了，甚至教他：“不想我知道就把它

咬断。”他知道殷郊不会，殷郊心软。

果然，殷郊只是放空了眼神，做好了秘密剖白天下的准备。姬发在他的臼齿内侧摸到一小片轻薄弹滑的东西，皱眉取了出来。

若不是有那几年四处游历的经历，姬发也不能认识这东西，但现在他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这是用密法制作的丹衣，内里填进剧毒，只消咬破吞服便可正身明志，一般被前线的密探和死士用以自戕。

他心中大骇，肝胆欲裂地向殷郊求证：“你服了毒？！”

殷郊眸色淡淡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下了毒？给……”话到这里已不必再问了，姬发只是不敢相信，“可是怎么会？太子离开时分明无恙。”

“南海七日醉，”殷郊什么都不打算再瞒，神情里甚至有了一丝真相被拆穿的快活，“服下后人间七日不过梦幻泡影，时辰一到，吹灯拔蜡，药石罔效。”他有些挑衅地朝着姬发笑了：“意外吗？”

姬发当然意外，他定定看着殷郊，面上有了隐忍的怒火。

“你可知，殷启若死，便是殷寿即位，但大王有言在先，你若有子，当为天下共主？”

“我知。”

“你可知，便是你无子，新王若立，天下皆知太子曾祭高禘，史尹作册，殷寿岂会心无芥蒂？”

“我知。”

“那你可知，高禘祭成，殷寿即位，世间便再容不下殷郊？他送你来此，分明是存心要你去死！”

“……我知。”

姬发怒不可遏，恨不得把殷郊嚼碎了吞进肚子里，用自己的血肉封住他，叫他再也没有犯傻的权利：“即便如此，你也要成全殷寿，替他谋这天下？那我呢？你要我爱你，是不是觉得你大限将至，也要成全我一番？殷郊，你真是座上的神明吗？就是神明，凡人所求也没有一一回应的道理！”

殷郊惊讶地看着姬发的泪落下来，砸在他的脸上，温热支离。

“那你自己呢？你把自己置于何地？殷郊，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你？”

姬发紧紧抱着他，似乎誓要将他揉进血肉，错进骨节，再不分离。殷郊感受到了疼痛，也感受带了姬发所说的，爱。

他想起父亲将七日醉交给他时所说的话：“你可以杀了他，也可以杀了你自己。”杀了殷启，助殷寿成王；杀了自己，不让殷寿蒙羞。

万般都是算计，但他们连着血脉，接着骨肉，中间还有一个姜氏，便是不成全他，殷郊又有什么可选？

殷郊原本抱了杀身成仁的决心，但这荒诞的一夜里，他收到了母亲的花，收到了姬发的泪，那些隐忍不发的委屈和怨怼因此开始折磨他。

“原来是想死的，”殷郊拢了拢身上的人，明显感觉到他提及“死”字的时候姬发的僵硬，于是温柔地问，“你想我活吗？”

“你信我！”姬发急切地吻他眼尾的痣，吻他绯色的唇，“我会想到办法！我要你活！”

“哪怕与王权为敌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哪怕与亲朋背离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哪怕最终一败涂地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好，”殷郊答允了，主动吻上姬发的唇，允他巡视口中的每一处领地，允他纠缠柔软的舌，“我信你。”

姬发再次进入，灵与肉契合成最美妙的旋律，悱恻缠绵。殷郊什么都允给了他，俯下身吞吐炽热的欲望，推着丰腴的胸乳夹住湿滑的玉柱，宫口为迎接新生而打开。

不知泄过了几次，殷郊只觉得全身都是姬发留下的痕迹，他真的将自己洗净了，又填满了。

姬发捧起殷郊的足，吻在他的脚背，眸色沉沉。



“天下，需是由你的天下。”

10.

“高禘祭后，公子郊有娠，王与启具喜，献牲还愿。然七日，宫中夜宴，启猝饮而亡，王大恸，即悲而崩，次子寿承其位。”

——《殷野纪·祭高禘》卷三

新王即位，四方诸侯携子来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新王背后的太子身上。

十月之后，便将有一个孩子从太子腹中降生，他或许是殷氏无暇的血脉；或许是东鲁的蟠螭，南都的大客，北崇的猛虎，西岐的凤凰；每个人于他都有一份隐秘的期待。

终是，祸起殷商。

全文完

【2023.10.21更新:续篇《玄栖台》已发布至主页，详细说明见文章内部，也可搜索文名阅读。】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